

海疆战歌

福建前线部队政治部编



海疆战歌

福建前线部队政治部编

下 集

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1 9 6 2

內 容 提 要

“海疆战歌”下集包括三十一篇文章，集中反映一九五八年以來，福建前綫軍民在总路綫、大跃进、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的鼓舞下，在炮击金門、保卫海边防斗争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設中的英雄业绩。作者們通过亲身的经历感受，刻画了英雄們感人至深的光輝形象；反映了毛主席人民战争、人民军队的軍事思想在前綫对敌斗争和部队建設中的巨大威力；体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既是战斗队、又是工作队的人民军队本質。

本书可以說是福建前綫軍民在火热斗争中，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的生动实际的记录。它和“海疆战歌”上集合成一部比較全面、集中、系統的記述福建前綫軍民建国十年來軍事斗争史实的文集。

海 疆 战 歌 下 集

福建前綫部队政治部編

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(福州得貴巷18号) 福建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 001 号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850×1165 耗 1/32 印張3 7/16 插頁7 字数191千 印数1—10,000
1962年9月第1版 1932年9月第1次印刷

統一书号：10104·293 定价：(6)九 角

目 录

前沿一昼夜.....	徐存民 (1)
通向胜利的桥梁.....	周文祺 (9)
连长、老兵、新兵.....	光 軍 雨 田 (16)
韓福洲和他的战士们.....	孙子高 (19)
海上輕騎兵.....	华克毅 (31)
当机立断.....	陈广良 (36)
胜利归队.....	周方順 (38)
叫敌人听我們指揮.....	王倫章 (53)
神炮虎威.....	陈福如 (57)
永远和英雄們战斗在一起.....	吳秋紅 (65)
青春之花.....	卢如春等 (72)
考 驗.....	林惠珍 (88)
舍己救人的共产主义战士——王邦德.....	于海潮 (95)
战 友.....	陈家明 (103)
勇敢的鷹.....	唐 云 (116)
一个純粹的人.....	王 春 (125)
“猛虎炮”.....	沈承桂 (132)
女 炮 兵.....	洪秀德 (141)
老傳統的接班人.....	竇保忠 (149)
“火綫練武厅”.....	张存信 (155)

战場考核.....	陈光远 (159)
四十封信.....	湯世元 (162)
海防民兵之歌.....	东海卫 (168)
护漁之战.....	鹿 般 (192)
移山填海.....	刘 克 (199)
烈火丹心照九龙.....	龙家燕 (207)
將軍——士兵.....	林錫寿 (221)
再战天湖山.....	林微潤 (228)
工作組与厦港漁民.....	杜存仁 (237)
綠水青山笑开顏.....	张修身 (245)
联防和联心.....	曾民德 (255)

前 沿 一 昼 夜

徐 存 民

一九五八年九月十日，我們轉移到××陣地。这里是厦門島的一个突出部分，和小金門只隔窄窄的一条海峡，附近是前綫人民公社所屬的一个村庄。这里虽說只有七十多戶人家，公社成立才十天，但群众的革命干劲很大，样样工作都搞得十分出色，还有一个挺精悍的民兵連。

民兵們可真厉害透了。我們刚到陣地，正待派出警戒，民兵却早把崗站上了。同志們都說，凭这一点，民兵就不比正規軍差。后来我們教导員同他們扯起这件事，他們說：“这里离敌人近呀，咱們不能叫坏蛋知道陣地的位置！”他們站崗可認真哩，下了炮，我有事到村里一趟，也被民兵同志盤問了一番。

夜里，我們頂着星星挖工事。突然，一只粗壮的手拉住了我的胳膊，同时，一个同样粗壯的嗓門对着我問道：“同志，你們要不要石头？”我心想：嗨，又主动找上門来了！要加盖掩体，确实还缺不少石头。瞧这小伙子問話时那股干脆利索的劲儿，普通話又說得那么漂亮，八成是部队轉业下来的，我也就痛快地答道：“要！”小伙子沒再問一問要多少石头，一赤溜就跑了。不一会，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，抬的抬，背的背，都运着石头来了。这队伍，排得可长啦，但却一点也不嘈杂，他們仿佛都知道陣地上需要安靜一样，只偶尔有几声短促的閩南話：卡紧 嘞 嘞

（快一点）！斟酌囉（小心些）！

人群中，忽然有人焦急地喊道：“队长，所有的砖头石碴都搬来了，不够怎么办啊？”

“基干班，快！”粗壮的嗓門又响了，这回变得有点沙哑，但还是那么干脆利索：“快，套上牛車，往山上运去！”

我一把扯住一位小民兵，問道：“那个粗嗓門叫什么名字？”小鬼神秘地說：“张进才。我們村的民兵头。”

“是转业軍人嗎？”

小鬼机灵地望了我一眼，說：“是民兵。”抬头見我沉吟不語的样子，又着力地补充道：“进才叔可强啦，我还在土脚里爬，他就是个民兵了。”

“哦——那有七八年的历史了？”

“听大人說，斗地主、分田地的时候，他背一支单响子，威武得很哩！”

“人很厉害吧？”

小鬼答非所問地說：“他是共青团員呀。我还在土脚里爬，村里搞土改，搞抗美援朝，搞得可热火，那时候，进才叔就很有名了。这次炮击金門，早二十外日，他就領我們这一大帮人，看什么地方有部队，就去什么地方要任务。任务要下来，他就領我們猛干。修路呀，扛炮弹呀，起石头呀，参加打炮呀，样样都是带着头干，我們指导員說他觉悟可高啦。——哎，你听，他在叫我。”

我沒听出什么来，小鬼却已跑进入群，霎眼工夫，就消失在夜幕中了。

构筑工事在連夜不停地进行着。霞边村的乡亲们，也陪着我们抬了一夜石头。张进才看样子也同大家一块拉牛車去了。他半

夜时来陣地上估了估石方的数量，又赶着車走了。

大概，到了下两点，他那粗亢的嗓門才又在我們周圍出現。声音带点柔和，象是在規劝一位老大爷。起初只听见他們唧唧啾啾的低語声，老大爷似乎很执拗，結果嗓門越叫越响：

“支前要緊还是睡覺要緊啊？”

“水生叔！”张进才也用拖着长音的閩南話，耐心地做着說服工作：“你五十多岁了，怎么跟少年家比噢？你要不去歇一下，明日不給你来了。”

又有几个人帮着劝解，声音变得嘈杂起来。我过去对他們說：“石头已經够了，大家都回去休息吧！”

张进才终于把老的小的都动員回去了，自己才又帶了一幫年輕人，全是基干民兵，上我們这儿来，說：“指導員，分配任务吧！”

我也来个直截了当：“任务只有一个，赶快回去睡覺！”

进才說：“我們要提抗議：战士們还在挖陣地，要我們民兵躺着；好吧，你問得大家同意了，我也沒有說的。”进才話音一落，象是約好了似的，民兵們一个劲地喊道：“我們不走，我們不走！”

我連忙說：“你們还有生产任务，再說，这陣地只要赶上后天夜里修完就行了。我代表全連同志向你們保証，一定可以完成这个任务。”

这么說了，他們还是不肯走。正在这难解难分的时候，電話鈴叮叮叮地响了起来，我抓起耳机，電話里传来了首长的声音：

“你是徐指導員？……情况变了。……不是后天，而是明天拂晓以前，你們的大炮要全部进入陣地。怎么样，两天任务，一夜完成，有困难沒有？”

“拂晓以前，我們的大炮一定可以全部进入陣地。……”我答。

张进才这一下問都沒再問，喊了声“上！”，二十几个青年人一齐涌上了陣地。正在挖炮床的战士們乐得直叫唤，小李一手把洋鎬举到头顶，兴奋地喊道：“向民兵同志学习！同志們，加油干，拿出一点顏色給美蔣看！”张进才左手往腰里一卡，右手揮舞着，朝着民兵們喊道：

“咱們向誰学习啊？”

“向解放軍老大哥学习！”民兵們一齐喊道。

“拂晓以前，咱們同解放軍老大哥一起把陣地挖好，大家有信心沒有？”

“有！”声音如雷一般的响亮。

“好哇，快干起来呀！”

男民兵和部队战士不停地揮舞着洋鎬，鎬头碰到石块，不时迸射出紅艳艳的火星；坚硬的土层在战士們的鎬头下也瘫化了。姑娘們挑着土，象在穿梭賽跑。

“上滿了，快走吧！”一个装泥的民兵說。

“誰讲滿了，再添一点。”姑娘銀鈴一样的声音，說得斬釘截鉄，象在下一道命令，說完又用脚把泥土踏实。旁边一个民兵悄悄告訴我：这个姑娘就是大姐秀珍。

又一个姑娘扁担两头挂着四个籬筐，飞快地跑了过去。那位民兵又告訴我說：这是四姐菊花。

这样一个个数下去，最后，我才搞清楚，原来她們就是有名的前沿八姐妹。最大的张秀珍，今年才十九，小妹妹张宝治只有十六岁。大家干得正欢，不知是哪个姑娘清脆地喊了起来：

“你們看，后生家（指男民兵）要落伍了，快給他們加油

噢！”

“着，大姐，給他們下战书去！”

大姐秀珍真个直起身子来，愉快地喊道：“男民兵們，——敢不敢和我們比一比高低啊，——”

凭着这份热火劲，东方才露白，工事就挖好了，火炮也进入了陣地。

正待欢送他們回去，又响起了馬达声：弹药車开来了。这下，张进才他們又有理由了，高說低說，就是不走，非卸完炮弹不可。

赶到炮弹卸完，天也亮了。这时我才看清楚，张进才这小子，粗短的身材，寬寬的脸膛，突兀的顴骨，筋肉結实的下頰，处处給人这样的印象：他身上就是有一股子使不完的劲。八姐妹个个都是朴朴实实的小姑娘，她們把褲管卷到膝盖上，赤着那一双双沾滿泥土的赤色的脚板。这会儿，她們解下头巾，抖去蒙在上面的灰尘，又低低哼起一支什么歌儿。男民兵們好象还没有把劲头使完，几个人又在那里摔泥团打耍。

我对张进才說：“現在沒事了，都回去吃早飯吧。”

张进才看了看东边的朝霞，（說实在的，离吃早飯还有一段时间哩！）严肃地說：“說不定还有什么新的任务下来，等一等再說吧，反正回去也干不成什么活！”

就这样我們又閑扯起来。

在閑談中，我懂得了帝国主义者怎样用自己的暴行教育了我們的人民。这些年青人，他們十个当中有九个不知道美国人是怎样的长相，但他們却清楚地知道：在日本鬼子的刺刀和鞭子下，他們村上有多少父兄骨肉死去了，他們这村本来七十多戶人家，到臨解放时，只剩下了二十來戶。帝国主义的豺狼本性，在

他們的少年時代，就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。而當他們長大成人，又親眼看到那刻着“U.S.A.”的炮彈，炸毀了我們許多房舍和村莊，奪去了親人們的生命。

姐妹們不知在什麼時候停止了歌聲，大姐張秀珍那對靈活的眼睛，這時也變得嚴厲起來，她甩了一下腦後的短髮，一張圓臉漲得通紅地說：“就是他們，——帝國主義，逼得我們早幾輩人都不能活下去，逼得我們一輩輩的人，除了起來鬥爭，再沒有別的活路！我們一定要打垮帝國主義跟國民黨反動派！”

大伙兒正盡情地訴說着，忽然又來了任務：七點前要做好射擊準備。我一看表，已經六點過了。這一下又來了個男女齊動員。張進才他們自動分担了擦炮彈、上引信的任务，讓戰士們專心進行比較複雜的射擊準備工作。干得正熱火，電話又來了：情況有變化，暫時沒任務，首長要大家爭取時間吃飯。

從炮床裏出來，一個小伙子邊走邊抹額角上的汗，對張進才問道：“你講美帝今天還敢替蔣該死护航不？”

“你說呢？”

“我講呵，我們準備好，它不來就罷，來了一定打得它去海底喂鯊！”小伙子話剛說完，人群裏就爆發出一片笑聲。

這一天，晴空萬里無雲。過了中午，敵人的兵艦還沒有來。我們始終保持着戰備狀態。張進才率領的這幫青年民兵，吃完早飯就又要來幫着挑防火用的細砂；吃過中飯，又吵着要收衣服去洗。下午三點鐘，指揮所才下達了射擊口令。張進才他們要求參加打炮，八姐妹嚷得更凶，我對他們說：“走吧，我們有衛生員。”她們說：“我們就是你們的衛生員。”我說：“這裡很危險，等會兒有傷號了，你們再來。”她們說：“我們危險，你看看你自己咧！你們都不怕我們還怕！”最後經我再三說明，現在

用不了这么多人，都在这里反而不好，他們才回去了一部分，大部分人却悄悄从交通壕里折回陣地，帮助战士们擦炮弹、上引信去了。

炮战越来越激烈了。我和副連长都回到掩体内。在这最紧要的时候，电话忽然不通了。我們的两个电话員，不等命令就冲了出去，等我看清里面有个民兵时，他們已跑出老远了。我嗓門都叫炸了也沒人理我。看到外面敌人炮弹那末密，我真替他們担心。只見他們沿着电话綫弯着腰飞跑着，在硝烟中，他們一会儿扒下，一会儿又向前跃进。突然，一顆炮弹落在他們俩的紧边上，硝烟一散，再沒有看見他們的身影。我的心顿时收紧了，热血涌上了我的脖頂。就在这时候，一个穿蓝布衣服的姑娘，飞也似地向前跑去，那个綴有紅十字的小皮包，象个拨浪鼓似的，在她身前身后摆来摆去。炮弹在她身旁爆炸着，可她連停都沒有停一下，一直奔到电话員倒下的地方。只見她一弯腰，拉上来一个人，再把腰一伸，又拉上来一个。真叫人高兴！电话員接完綫回来，我看到他們的褲管都是泥土，原来，他們被气浪掀到弹坑里后，又被旁边炸翻过来的泥团埋了半截。他們一边扑打着身上的泥土，一边还在念叨着那个着蓝布衣服的女卫生員。

太阳西照，炮战还在进行着。刚才被动員走了的那些同志，这时又担着桶来了。扁担一晃一晃，沉甸甸的。走攏一看，才知道是她们烧的地瓜湯。她们說，这东西又解渴又添力气，吃了好多消灭一些敌人。不收下是不行了；再說，她们“賴”在这里也危险。所以我赶快說了声謝謝，就叫她们快走。等到她们又帮着司务长把飯挑到陣地时，战斗已經結束了。张进才帶領下的几个小伙子，也带着滿身的灰尘和炮油，喜气洋洋地从炮床里跑了出来。

我笑着對他們說：“你們是真正的戰士了。”

“這回只算參加了一次演習，”張進才回答說，“民兵們說你偏心哩。下回再不讓我們打，我們可要提抗議了。”

電話鈴又響了起來。

“你是徐指導員，……告訴同志們，紙老虎硬是紙老虎囉！我們炮火一響，護航美艦馬上扭轉屁股往回跑了——你別笑！還有，今天你們包干的幾個目標，通通都報銷了。指揮所熱烈地祝賀你們！”

我把首長的話一傳達，陣地上立刻响起了一片勝利的歡呼。笑聲、歌聲、掌聲和着海濤的巨吼，匯成了一支最響亮的勝利交響曲。

就這樣，民兵同志們同我們一起度過了這個緊張而又愉快的一晝夜。

晚霞映紅海天，民兵同志們又投入勞動生產中去了。我們在戰鬥間隙中也抽了一部分同志，去參加他們的莊稼活。於是，另一場緊張的、但也是同樣愉快的夜戰又開始了。

通向胜利的桥梁

周 文 祺

八月中旬。連日暴雨，山洪爆发，声音象摇动万面大鼓。晋江水位驟速上涨，汇成滔滔洪流，冲垮了泉州市南面的华州大桥，切断了福厦公路。

我們接到紧急命令，冒雨赶到大桥南岸，只見北岸挤滿了炮兵部队，一門門火炮昂着脖子，就是渡不过河来。前綫的情况是十分紧急的：美帝国主义出兵侵略中东，又派舰队支持蔣介石在臺灣海峡兴風作浪，叫囂要“反攻大陆”。这些威力强大的火炮和大批弹药，都必須及时赶到前沿，执行战斗任务。炮兵部队的指揮員們，焦急地在江边走来走去，恨不得立即从水里找出一条路来。寬达二百公尺的江面上，洪水流速每秒七公尺。繞过去吧，別处也沒有路；架桥吧，一时也不可能。在風雨声中，四处都有电话鈴在响，各支部队的指揮員們在喊：

“喂，我是虎威部队，現在赶到华州大桥北岸，过不去，咳！……”

“喂，我是狂風部队，是，怎么也要飞过江去……”

炮兵同志們沒有修桥工具，但是他們都奮勇地跳下水里，捞石头，扛木料，用鉄鍬修整岸上的車路。

我們是工兵部队，这里就是我們的战場，首长在看着我們，炮兵部队在看着我們，胜利在等着我們。我看了看本排战士，虽

然一个个早已淋得浑身透湿，被暴雨打得眼睛都睜不开，但是个个昂头挺胸，眼睛閃閃发光，好象在說：排长，下命令吧，就是火海刀山我們也不怕！”

带这样的好战士，我感到很自豪，尽力放大嗓門喊道：“同志們，大風搖不动我們的意志，暴雨澆不冷我們的心腸，兄弟部队的渡河工兵排也来了，我們要同心协力，飞架起通向胜利的桥梁！”

“保証完成任务！”同志們同声回答。

“战斗吧！同志們！”我終於下达了命令。

大家馬上干起来了，有的留在岸上修碼頭，有的扑进水里勾連用来漕渡的德勒波門桥。經過一番搏斗，四个各載重十八吨的德勒波門桥，一个个被勾連在一起，压住了風浪。現在只要看两岸的保証了。北岸的两座碼頭即将建成，南岸的作业却难以进展。原来南岸的桥基全部被洪水冲走，更沒有完整的河岸，而且有一百多米长的泥灘，要修筑个通車船的碼頭，的确不易啊！

我接到上級命令，立即带全排人到南岸战斗。我們刚要架好一座碼頭，“噲！嘩……”一股浪峰猛地打来，碼頭立即被卷走了。但同志們并不气馁，立刻跃身到急流中搶回木头再架；一会儿碼頭又被洪水卷走了，战士们仍旧沒有二話，有的暈了，捧着肚子吐黃水；有的头撞着木料，渗出血来，但仍坚强地继续拚命架。弄了好几次，只是不成功。我急得嗓眼都象在冒火，抹着滿头的汗水，喊：“快，再架！”

“停止作业！”有个人大声喝道，并把一双手搭在我的肩上。

我回头一看，原来是副指導員刘会元同志。他也是渾身泥水，喘着气說：“周排长，不能这样蛮干，咱們停一停，想办

法！”我一楞，盯着他那双炯炯发亮的眼睛，脑子一下清醒了不少，不禁暗暗责备自己：战士们干劲是可贵的，我是干部，瞎指挥只能浪费时间与精力，怎能完成任务？

天渐渐黑下来了，寒风呼呼地吹，我们只穿件湿淋淋的单衣，皮肤冻得起鸡皮疙瘩，可是劳累算什么，每个人心里都烧着把火呢！都在为完不成任务焦急哩！

“这简直是耻辱！就是用我这百几十斤的肉去垫桥基，也要把码头架起来，走！”班长邱振生喊道。在夜雾里，他那高大的个子，真象是一堵墙。

“给我回来！”我喊住了他：“你别犯我的毛病了，越急越要沉着点，再用用脑子。”

我马上召集班长和有经验的老战士，到河边现场开“诸葛亮会议”，师工兵徐主任也赶来和我们一起研究。

几十盏汽灯，几百盏电灯一齐亮起来了。风雨中驶来了一辆小吉普车，秦师长来到我们排，他问徐主任：“怎么样？有办法吗？”

“刚才研究了一个办法，我看行。”徐主任擦了擦脸上的雨水。

秦师长听完了作业方案的彙报，并详细地询问了其中的细节，想了想，点点头，表示赞同，然后响亮地说道：“同志们，条件是恶劣的，工程是艰巨的，但时间再不容许拖延，这就是战斗！战斗！”师长作的动员，也就是下达的战斗命令。象一阵风起，同志们又扑进洪水里去了。现在办法有了，一个个都勇气倍增。一班长、共产党员杜培宽招呼他们班的战士：“英雄好汉，大海也要填起来，还在乎这条小江，干！”他们班在岸上结构好“堡篮桥脚”（即活动木架码头），我即招呼全排人把它推到水

里，大家一口气往里猛填大块石。在急流中很难作业，许多大块石还镇压不住浮力。这是最紧张的时候，我拚力喊道：“快，填！抢时间！”好些同志不是磕破皮碰着手脚，就是喝了半肚子水，但没有一个人犹豫，只是一股劲地填石，就象是在镇压着怪物。随着块石的增加，那怪物渐渐不动了。大家还怕不保险，又用粗绳垫上大石块。码头终于架好了。战士们又在两侧垒上乱石，甚至连码头的载面部分也压上了条石。

石头压住了风浪，我心头上的石头也放下了。有这样的水中堡垒，再大的火炮也受得了。我乐得直想唱，但还不是唱的时候，我们运用这成功的经验，在下游四十公尺的岸边，继续构筑第二座和第三座码头，并且在泥滩上用大圆木巧妙地铺设了车辙道。

班长邱振生肩膀磨出了血，气喘得象拉风箱。我说：“辛苦了！”

“高兴还来不及哩！”他哈哈大笑，笑声引来了马达声。原来炮兵开始渡河了。我们赶忙放下工具，都去当维护渡河的操作手。门桥靠岸，大家牵引，第一辆炮车胜利过河了。从车上下来一位中校指挥员，与我们一一握手问好。炮兵同志们都喊道：

“向工兵同志学习，学习你们多快好省的大跃进劲头！”

“我们保证打个大胜仗，回答工兵同志的大协作精神！”

兄弟友谊，温暖了我们的心，这股暖流，把身上的劳累全都冲刷干净。我们也喊道：

“向炮兵同志致敬！我们等着你们的捷报！”

两岸的欢呼声和马达声汇成一片。一门门巨炮在这次腾的声浪中，川流不息地奔往前沿……。

桥来拉合，桥开解缆，白天黑夜，黑夜白天，我们一步也不